

赵星耀彝剧

Zhao
Xingyao

剧作选

Zhao Xingyao YiJu Juzuo Xuan

彝剧

Zhao Xingyao YiJu
Juzuo Xuan



剧作

云南美术出版社



作者小传

赵星耀，现年 47 岁，1968 年大学毕业，云南武定县人，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云南分会会员、楚雄彝族自治州剧协理事、武定县文化局局长。1982 年以来，因创作彝剧的成绩，分别被省文化厅、楚雄彝族自治州党委、政府、中共武定县委、县政府授予先进工作者，楚雄州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和精神文明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笔耕廿余载，虽无惊世骇俗之大作，却也以独特的小花、小草点缀着戏剧艺术百花园，并将一如既往，无憾无悔地艰难跋涉于戏剧创作之路。



为创作、演出剧目作出贡献的武定县文工队。
曾两度参加全省戏剧调演和会演。



六场彝剧《银锁》剧照之一

(上图)保若梅—姚翠云饰

保若—张有华饰 阿卯若—杨自平饰

古唐—赵星耀饰 麻讷—李利民饰



五场彝剧《彝山飞鹰》中的刹则(左图)和苦花嫫(右图)

刹则—李学先(彝)饰

苦花嫫—李光秀(彝)饰

前 言

何家聪

千里彝山、神奇美丽，是祖先元谋人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灿烂的民族文化之花，举世闻名。彝剧是解放以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指引下，楚雄彝族人民中新兴的一个剧种。它是在彝族人民丰富的民间文学、音乐、舞蹈等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是广大基层文艺工作者通过长期的生活积累，生产并奉献给群众的宝贵精神食粮。早在一九五六年，大姚县县华山业余彝剧团创作演出的《狼来拖羊叫》等作品，不仅讴歌了彝族人民的新生活，而且为彝剧这朵艺术新花浇上了定根水。彝剧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为彝州艺术百花园增添了一个新的品种，对于挖掘整理民族文化、更新观念以及拓宽剧目创作视野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赵星耀这本彝剧剧作选的问世，在我省还是第一本。收录本书的剧作，是他长期深入基层、心入广大彝族群众体验生活的结晶。据我所知，这些剧作是从他二十多年来创作的彝剧作品中精选出来的，这些剧目在省、州的文艺演出中曾分别获奖，受到广大观众和专家的好评。实践证明，一个好剧本的产生，除剧作者所处的工作生活环境之外，更重要的则是靠他的双脚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赵星耀 1968 年大学毕业后，即到基层从事文化工作。二十几年来，他深深热爱彝州这块热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以他对彝族群众的满腔热情、对工作极端负

责的奉献精神，默默地耕耘着彝剧创作这块宝地。这正是他在彝剧创作道路上勇于探索的成功所在。

彝剧这朵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马樱花，随着文艺创作的繁荣，现在已普及到全州十个县（市）。最近几年来，在昆明禄劝、红河蒙自、玉溪峨山、曲靖陆良、大理巍山等地都有创作和演出。更令人兴奋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州一批各族青年作家纷纷跻身到文学戏剧创作的队伍中来了。有的已走出彝州、走出云南，在全国性的文学、戏剧刊物发表作品，并渐为文坛所关注。他们的作品带着浓郁的泥土芳香和鲜明的时代气息，使人耳目一新，尽管这些作品是彝剧百花园中的一束小花，但其中却蕴含着广阔的发展前途和顽强的生命力。

赵星耀这本彝剧剧作的出版，对彝剧创作将起到促进作用，并对我州广大青年作者，尤其是长期工作生活在民族地区的青年作者，在挖掘、整理民族文化中得到某种启示。州委在工作思路中把文化列为“五大战略”之一，这对于广大作者展示才华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希望每个作者深入群众、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党的“双百”方针，满腔热情地去讴歌时代精神、赞演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振兴彝州中的丰功伟绩。通过自己勤奋的劳动，为繁荣创作多出人才、多出精品。

1993年11月19日写于楚雄

序（一）

金 重

云南青年剧作者赵星耀的《赵星耀彝剧剧作选》出版了，据我所知，一个剧作者将自己的彝剧剧作专门汇集成书出版，这还是第一次。这本书的出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彝剧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的某些有代表性的情况，为我们研究彝剧特别是彝剧文学创作，提供了生动的例证；同时，本书又可以作为新的彝剧文学创作的借鉴，有益于对彝剧的未来的探讨。这本书中所汇集的几个剧本，是由作者从他的剧作中精选出来的，可读性可演性都比较强，可供读者欣赏及剧团演出，为广大读者与观众提供了又一种审美对象，因此，我以为本书的出版是值得祝贺并乐于为它写下这篇序文的。

中华民族文化是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文化的有机综合，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彝族，有着长远而深厚的文化艺术传统。但是，如果与歌舞、唱诗等艺术活动相比，那么，彝族的戏剧艺术的形成就来得迟缓一些。本来，在彝族早期的一些歌舞艺术中，就有戏剧因素存在。比如云南姚安的彝族青年男女，在结婚时要唱长诗《梅葛》，这之间，就有一段名曰“装哑巴”的表演，即青年男女要表演生产劳动，这里就有戏剧性的装扮与表演因素。又如贵州威宁一带的彝族中，流传着一种被称为“变人戏”（即“撮太基”）的活动，由人扮成山神等人物表演人类的初期的生殖与生产情景，这也是戏剧性的表演。但所有这些戏剧因素，都混溶于宗教性的民俗活动之中，混溶于歌舞艺术之中，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戏剧艺术品格，以前，也长期没有

从混溶状态中分离出来，形成完整的戏剧艺术形态。及至清朝乾隆年间，云南双柏县毕摩（宗教职业者）李多二，在说唱《阿佑分家》这段长诗时，加上了表演动作，使之具有某种戏剧性，以后一些毕摩又发展为双人的说唱表演，但都还停滞于这种说唱与戏剧表演相杂的状态，没有进一步发展。再后，云南楚雄的一些地区，将花灯剧本《陈泰搬兵》改编为《霸王下山》，剧中的人物、歌舞都彝族化了，使之成为祭祀土主时的演出节目，这是祭祀中的戏剧活动，《霸王下山》也可以说是彝族戏剧文学作品，但它还不能称为“彝剧”，而是属于“彝族花都”文学剧目的范畴，因为，“彝剧”是个特定的概念。而《阿佑分家》中的表演、《霸王下山》的出现，都还只能说是为彝剧的诞生作准备。

从1947年云南永仁县罗守仁、李凤章编剧的《委员下乡》等剧目的出现，到1958年杨森等编演的《半夜羊叫》等剧目的演出，才标志着作为一个剧种的彝剧的诞生与形成。这个时期的剧目，已经从宗教礼仪中分化出来，具有独立的戏剧艺术品格，并被有关方面正式定名为“彝剧”。彝剧形成了，但是，《半夜羊叫》等剧目，虽然作为彝剧形成期的代表作品，有其一定的历史价值，但从戏剧美学的角度来看，它们还更像是某一时期的政治中心任务的形象化的宣传，艺术上还比较粗糙，还不可能真正解决艺术创作如何恰如其份地与政治任务相结合的问题，这也是历史的必然，不能苛求于当时的那些作者的。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看作彝剧及彝剧文学创作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也出现了以彝族民间传说为题材的《曼嫫与玛若》这类剧目，它们不存在如何解决在创作中政治与艺术的结合问题，具有更浓郁的彝族艺术风味，但如何改编民间文学为彝剧，依然存在若干值得探索的问题。彝剧包括彝

剧文学创作，如何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呢？问题提到广大彝剧工作者与爱好者的面前。

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有关方面很关心彝剧，曾经组织几次关于彝剧如何发展的讨论，一些关心彝剧的人士也纷纷就此发表文章，就此一些问题进行理论性的探讨。而一些彝剧剧作者，则以他们的创作实践来回答这一问题，他们的创作，特别是在党的三中全会之后的创作，把彝剧特别是彝剧文学创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些彝剧作品中，赵星耀的作品是比较突出的，从他的作品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彝剧剧作的一些有共性的特色，当然，也显示了他的作品的艺术个性。

这个集子共包括赵星耀的四个彝剧剧本，即1982年创作的《歌场两亲家》，1985年创作的《银锁》，1986年创作的《笑漫林间》和1993年创作的《彝山飞鹰》。我们可以把这些作品，从艺术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歌场两亲家》及《笑漫林间》，这两个都是小彝剧，篇幅不大。后者描叙两个彝族贩运户因为贪图小利而把病鸡病猪卖给别人，买主又恰好是他们的未来女婿与儿媳，从而引发一场有趣的冲突。前者描叙一对彝家的独生儿女及他们的父母在解决独生儿女结婚后住到夫家还是妻家的问题时的戏剧纠葛。这两个小彝剧虽然取材不同，人物、情节也不同，但在创作手法上却有类似之处。第一，它们都是描写改革开放之后彝族地区发生的新变化，从一个角度反映彝族农民在改革大潮中的某些心态。我们从这两个小戏中不仅可以看到老一代农民身上所残留的旧思想的新形态——比如自私自利思想与商业行为的结合，而且可以看到新思想在彝族农民身上的萌发。第二，这两个小戏都是喜剧，都表现彝族农民与他们的过去作愉快的告别。看来，赵星耀是较善于处理喜剧题材的，他的这两个小戏中的人物，都具有喜剧性格，这

些人物大都乐天爽朗，有的人虽有小错，然而知错能改。作者对这些人物，既不给予严厉的谴责，也不作空洞的歌颂，而是带着满腔的温情与亲切的微笑来描叙他的剧本中的人物的小小冲突，从而展示彝山改革开放中的新风貌。第三，这两个小戏具有浓厚的彝族民间文学味道，这，既表现在它们的内容的彝族生活气息的浓郁，又表现在它们的艺术形式很有彝族民间文学艺术的风格，比如对比性结构和很有彝族风味的语言。我很喜欢赵星耀剧作中的语言，朴直、生动、浓厚的彝族风味。不仅唱词如此，说白也如此。我随手摘录几个例子，如：“那个房子上的瓦沟水滴多了墨，会把地下滴个窝窝，你阿妈的思想到底格通了？”“晨遇山鸡飞过岩，午时左眼跳得快，老天总算开了眼，本没有失倒进财。”如此等等，毫不花梢华丽而又能引人入胜。

本集子中的《银锁》是赵星耀剧作中的第二种类型的剧本，这是一个大戏，描叙一个叫保若梅的彝族妇女的重男轻女的转变。重男轻女本是个许多人写过的题材，赵星耀对这一题材的主题作出自己的阐释，他把保若梅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源定位于她以为女人只是“锅边转”，男人才是“摇钱树”。赵星耀在剧本中设计了麻讷这个人物，她是保若梅的儿媳妇，却偏偏是个种植天麻的带头人，是棵摇钱树。这样，作者就把重男轻女的观念与改革开放的大潮联系起来，使这个题材具有时代气息。作者又设计了一个叫奢维的人物，她就是保若梅的生母，又恰恰就是在重男轻女的旧习的重压下跳岩自杀的，这样，又使这一题材具有一定的历史含义。虽然在保若梅与麻讷、奢维的关系上过于巧合，但不足成为诟病，而却使一个带普遍性的题材具有作者自己的特色。在《银锁》中，赵星耀保留了他的民族风格浓郁的长处，尤其体现在对保若梅这个人物的塑造

上。

本集子中的第三类型的剧本是五场彝剧《彝山飞鹰》。如果说全书中的其他三个剧本都是描写当代生活的剧作，那么，这个戏却是以彝族的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作为描叙的对象。它描写一个叫刹则的传说人物的机智，这种机智主要体现在他对恶土司、恶财主、恶县官、恶奴才的斗争中。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有这类传说人物，如维吾尔族的阿凡提。本剧所写的刹则的几则小故事都颇有趣，而我最感兴趣的是最末一场“花祭”，这场戏写刹则中了土司、财主等人的奸计，喝了毒酒，他在临死之前却还设计戏弄了那些欺压人民的人。死者嘲弄生者，不给恶人以一丝快意，显示这死者过人的机智，民间传说的创作者们就是这样来抒发他们心中的不平之气。

综观汇集在本书的四个剧本，归纳起来，可以看出赵星耀剧作的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从某一角度反映彝族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面貌及一些纠葛。

第二、具有较为浓厚的生活气息与彝族民间文学气息。

第三、多数剧作具有喜剧风格。

赵星耀的彝剧剧作，是彝剧及彝剧文学发展到第二个阶段之后的产物。他的剧作，与由黑锡孔、赵新龙等编剧的《查德恩塔》、丁佰廉编剧的《蔑杜尼商店》、卜其明编剧的《掌火人》等一起，都是第二阶段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个阶段到现在也还没有结束。这些作品多数是小彝剧，只有赵星耀的《银锁》是较有成就的大型剧作。

比起杨森等的《半夜羊叫》等剧本来，赵星耀等人的剧作在两个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杨森他们的作品大都还是某一时期的中心任务的形象宣传，还没有很好解决艺术与政

治的关系。而到赵星耀他们的作品，就已经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既与政治密切联系，又是从戏剧艺术出发，或者说，回归到从戏剧本体来妥善解决戏剧与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关系。另一方面，赵星耀他们的创作，更有意识更系统地追求剧作的彝族风味，体现于人物的塑造、题材的选择、冲突的设置、结果的设计、语言的运用等等。这两方面的变化，使彝剧文学创作超越了前一阶段进入一个新时期。本书的出版就为彝剧的发展记录下一个阶段的脚迹。

彝剧是广大彝族群众喜爱的艺术，也为其他民族的群众所喜爱，它在发展中经历了也还将经历若干困难。今后的剧作，是如何在已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在我看来，现有的彝剧创作质朴生动，彝族民间风味强烈，但质朴不等于简陋，生动不等于做作，如何做到质朴而又深沉，生动而又自然。彝族民间风味的强烈更体现于人物心态及社会风习的深刻挖掘，使彝剧文学创作更成熟更精炼，从而推动整个彝剧的大步前进，是我们大家应该共同关注的问题。因此，当本书出版之际，我们不仅为它的出版祝贺，也对赵星耀等作者及所有彝剧工作者寄予厚望焉！

是为序！

1993年10月10日于昆明陋室。

序（二）

贺光曙

和众多读者的心情一样，我为赵星耀同志的剧本集子正式出版而高兴，为家乡出一名剧作家而自豪。

这几个剧，我在舞台演出时看过，也曾评头品足地议论过，甚至同作者交谈过，有着深刻的印象。《歌场两亲家》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小舞台上表现的是两亲家在对歌场上为相上亲的儿女将来结婚后，是男到女家还是女到男家而犯愁，结果儿女们的新思想和良好道德启发了二老消除了顾虑，发扬风格支持自己的孩子到对方家安家。在社会上却反映了人们千百万年养儿防老，青年人结婚只能女到男家，如果男到女家入赘，则称为倒插门，低人三分的旧观念的更新。说明改革必须先更新观念的重大现实问题。那时正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需要观念更新，实行计划生育更需要观念更新。无疑剧本配合改革，顺应潮流、适应形式作了强烈的渲染，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其主题无疑是正确的，而且起到了良好的教育宣传作用。

然而我更欣赏那新鲜活泼的表现内容的形式。作者匠心独运，把这一矛盾安排在彝家喜闻乐见的节日对歌场上，时而高吭悠扬地对歌作乐，时而如痴如醉地跌脚打诨，彝家地喜怒哀乐、风俗习惯、诙谐幽默均表现得淋漓尽致，受到城乡观众的欢迎。至于《银锁》自不必说，其思想内容、艺术形式都不

错。那样一个大型剧目在当时呼声很高，获得全省大奖和多项奖励就足以说明问题。以后连续几个剧则更趋成熟和寓意深刻，多次受到表彰奖励和好评。

自从离开文化圈停住了写剧本这支笔，似乎就嘴也回生，笔头也笨了，然而看剧和乱谈评议却从未终止过，特别是与作者长期相处，使我更加明白“文章得失不由天”。

首先是作者自幼与文艺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他大学里专业是与写剧本风马牛不相及，但毕业后不久就改行步入艺术行列。由于儿时的喜爱，小学到大学均未脱离文艺表演，对舞台不陌生，所以步入文艺不久即崭露头角，或歌或舞，或音乐创作，或剧本写作，不写则已，一写即成。

几个剧基本上是彝剧，从剧中可闻到松毛味、羊膻味和彝山醉的香醇，这又同作者长期深入生活，到山区彝族同胞中去汲取营养，搜集素材，体验生活息息相关。夏日不怕山坡陡，冬天不惧寒风刮，想彝家所想，急彝家所急，鸣彝家所忧，唱彝家所乐，可称得上是一位彝剧作家。

人到中年百事忧，上养老人下哺后代，工作重，家务忙，要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就得靠毅力了。作者常常挑灯夜战，连节假日也搭上，出差下乡忙收集素材，走路娱乐时都动脑构思，有时连做家务都进入剧情比划对台词。不到如痴地步，岂有惊人之作，这便是作者成功的奥妙所在。

剧本是艺术表演之本，写剧本难，出版剧本也不易。应该感谢作者创作的精神食粮，也应感谢出版社及为出版而努力的所有人们。

愿作者有新的力作问世，
愿更多的剧作家诞生。

目 录

序 (一) (1)

序 (二) (7)

剧目 ✓ 1、歌场两亲家 (独幕彝剧) (1)
✓ 2、银 锁 (六场彝剧) (18)
✓ 3、笑漫林间 (独幕彝剧) (51)
✓ 4、彝山飞鹰 (五场彝剧) (70)

跋 (一) (110)

跋 (二) (111)

后记 (113)

歌场两亲家

(独幕彝剧)

时间：现代。

地点：玛古山对歌场。

人物：普大爷，四十多岁，旧卡寨社员。

李大妈，四十多岁，玛扎寨社员。

普兴华，二十多岁，普大爷之独生子。

李春花，二十多岁，李大妈之独生女。

〔在优美而宽广的竹笛引出的彝家过山调的音乐旋律中，幕启。蓝天白云。舞台左右各有一座岩子，岩上长满各种花草，尤以杜鹃、玛樱花为多，红白相间，绚丽多彩。台中有一个形状美观的石头。石下嫩草、野花正充满生机。

〔马蹄声、银铃声、山歌声由远而近。

〔李大妈和普大爷各穿一身崭新的彝族服装；李大妈身背花伞、花包包；普大爷身背草帽、花包包；李大妈骑小毛驴，普大爷骑大骡子。在欢快的音乐声中分别从左右上，边唱边作爬坡、过溪涧、下坡等马舞。

普大爷
李大妈 (同唱) 花喜鹊，叫喳喳，

普大爷
李大妈 我笑哈哈。

翠竹一棵不分杈，

我只有一个^男娃娃。
^女

李大妈 （唱）小树长大多枝丫，

普大爹 娃娃长大了要成家。

普大爹 （合唱）只说 讨个媳妇
李大妈 招个姑爷 来进家，

谁知^他对象也是独娃娃。
^她

为此事老俩口吵了多少架，

为此事老^倌我急出了一头白头发。
^奶磨掉了两颗大门牙。

日头出东说到西，

天黑说到月西斜。

一把钥匙打开了心上锁，

金斧头砍开了老^奶的柴疙瘩。
^倌

趁热打铁打亲家，

我今天回话去^{玛扎}
^{旧卡}。

起——走！

〔在紧急的音乐声中，李大妈和普大爹骑马分别自转一圈至台中相撞，各自勒住马。〕

普大爹 哎呀，原来是亲家母嘛。哈……
李大妈 亲家

李大妈 哎呀，亲家，蜜蜂飞来飞去的是忙着采蜜，你急急忙忙的是要去整哪样？

普大爹 亲家母，我们骑在马上不好说话沙！